

徐风◎著

缘去来

秀美的江南风物，温婉的清丽女子，侮辱与损害，阴谋与欺骗，交织成网。一个惨遭侮辱屡经磨难的女子，当她有一天执掌权力的时候，却选择了善良与宽恕。奋斗与爱情的升华，让本书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品格。

作家出版社

I247.5/1595

2008



缘去来

徐风◎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缘去来/徐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063 - 4289 - 6

I. 缘…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9686 号

缘 去 来

作者: 徐 风

插图: 华依柳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03 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7.5

插页: 3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89 - 6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徐风，江苏宜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著长篇小说3部；长篇传记文学2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散文随笔集3部。《浮沉之路》获第二届江苏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长篇传记文学《花非花》获第五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散文作品多次被列入全国年度排行榜和年度选本。编撰电视片剧本多部获国家政府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现居陶都宜兴。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7
第四章	025
第五章	033
第六章	040
第七章	052
第八章	063
第九章	072
第十章	080
第十一章	089
第十二章	099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7
第十五章	124
第十六章	135
第十七章	146
第十八章	155

第十九章	161
第二十章	171
第二十一章	181
第二十二章	189
第二十三章	197
第二十四章	210
第二十五章	219
第二十六章	230
第二十七章	241
第二十八章	253
第二十九章	267
后 记	274

第一章

她的脑子里轰地一下，这怎么可能呢？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毛馆长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以？！

韦蕊那年调进群艺馆，正是春天，文昌宫里的芙蓉花全都盈盈地开着。

韦蕊当然知道，她能调进群艺馆，多亏了毛利雄馆长帮忙。一直到后来毛馆长才告诉她，当时他是费了多少力气，才帮她从那个电子器件厂调出来的。可不是么，从一个工厂的广播员，变成一个蛮有脸面的文化人。在1990年代，一个叫韵州的小小的江南古城里，这应该是一份挺光鲜的职业了。

后来群艺馆的人都知道，韦蕊是毛馆长弄来的。这里的方言里，“弄”的含义外延很大。搞不清，这里就说成是“弄不清”，做错了什么，就叫“瞎弄”，要说也是，群艺馆的许多人，都是毛馆长弄来的。

当时毛馆长还不到五十岁，高个儿，白净脸；嗓门洪亮。早年在歌舞团是挑大梁的舞蹈演员。后来据说是腰部受了伤，才转业到群艺馆来。

文昌宫在城西，那一带都是有身份的老房子，古时候，韵州出了不少才人官人，那些老房子不能拆又不好改，说是随便取下一张瓦，都能抖落出一个故事来。群艺馆就在里面占了一大片。多少年群艺馆一直在文昌宫内。古时，这里是文人秀才们考试、聚首的处所。正殿三大间，轩昂得可以。两边是厢房，青砖铺的甬道，弯弯曲曲地通向一片斑驳的碑廊；两边是古井与莲池，其间种着合抱的银杏，丹桂；还有成片的芙蓉。假山上的八角古亭，自然是古气沉重的。毛馆长在古亭后面的一片灌木地上，造了一座黑瓦白墙的书场。这书场建起来了，就像个活水码头，说书的，唱评弹的，还有一种小戏班子，七八个人，五六条枪（人）。演些折子戏，小锣小鼓也蛮热闹的。

韦蕊一直在书场里担任管理员。原来这里有个姓霍的老先生负责，后来霍老先生中风了，这里的事情就都由她做主。书场是给群艺馆挣钱的，一天至少也有一二百元进账，那时，一二百元是不小的钱了，毛馆长很满意，说这非常不容易了。到了下雨天，或者城里正在放一部好电影，书场的票房清淡，他也一点都不怪她。

韦蕊的办公室里常有些江湖艺人来来往往，那都是跑码头的戏班头儿，他们叫她韦经理。有时为了场租和管理费，不过几块钱进出，她也要费许多口舌，和他们争来争去。时间长了，她对付他们就蛮有办法。也有给她送点小礼物的老江湖，诸如口红、丝巾、提包之类。凡是推不掉的，她就交到毛馆长那里。毛馆长就在全馆大会上表扬她。群艺馆的女同志很多，很少有人被毛馆长在大会上表扬的。韦蕊自从被毛馆长表扬后，就感到大家对她有些另眼看待。

群艺馆的业务部门很多，但有些办公室的门老关着。有的人不太上班，据说是在家里创作；来上班的人也是不坐班的，翻翻报纸，打打电话，聊一会儿天，然后说很忙，就走了。社会上的人居然称他们老师，原来他们有些名气，经常有单位来请他们去做评委，辅导节目。据说有时会有红包，至少也会弄件把衬衫、还有领带什

么的。

韦蕊就有些羡慕。她在乎的，并不是那点蝇头小利。

有一天，韦蕊去向毛馆长汇报工作后，迟迟疑疑地说，希望能换一个环境。

毛馆长很奇怪，说你在那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韦蕊说书场太乱，净跟些跑江湖的打交道，真没档次，一点东西都学不到。

毛馆长哦了一声，说那你希望做些什么呢？

韦蕊说，当时您把我调到群艺馆来，难道不是因为我在文艺方面有一点才能吗？她本来想说天赋的，但她看到毛馆长的表情好像有点阴沉。

其实，毛馆长只是象征性地皱了一下眉头，很快就舒展开来。说那是肯定的，不过文艺辅导部女同志太多，有些复杂；你先在书场做点成绩出来，我好说话。

韦蕊说，我不怕复杂，我想学点东西。

毛馆长说，我再考虑考虑，在没有人接替你之前，书场你要替我管好。

过了几天，馆办公室主任郝阿姨，一个四十多岁、白白胖胖的女人来找她。

韦蕊以为郝阿姨是来通知她，馆里同意给她调一个部门了。因为在她的心目中，郝阿姨也是有权的人。但郝阿姨的态度不像是来谈正经事的，她一直夸她漂亮，皮肤好；说自己的皮肤算是蛮不错了，可是和她一比，就简直没法看了。韦蕊心想，你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跑来和我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比皮肤呢？至于漂亮，她自己有数，她的身材可以跟馆里任何一个女性媲美；当时毛馆长看中她，就是因为她在一次职工文艺汇演中表演芭蕾舞，她倒踢金冠，迎风展翅，足尖在地板上从容竖立，款款移动，简直摄人心魄。容貌方面，许多人说她的眼睛长得有惊艳之美，但细细端详，五官搭

配却有些随意，眼睛分得稍开了些，人中略短了些；幸而她长得白皙，皮肤如凝脂一般，俗话说一白遮三丑呢。她的脖子颇长，圆润，优美。原来对于一个女性来说，那根颈脖太重要了，韦蕊的自信，至少一半来自于颈脖。她可以不必像有的女人那样，故意仰着脸，以展示自己实在有限的那一截脖子。有人还说韦蕊即便蹲下来的姿态也是好看的，腰小而柔软，臀部滚圆饱满。就是在群艺馆这样美女如云的地方，她也是绝对拿得出手的。

郝阿姨其实是为着一件正经事来的。在和韦蕊说了一会儿彼此的皮肤养护以后，郝阿姨婉转地问韦蕊有对象了吗？韦蕊说没有。郝阿姨笑吟吟地说，我帮人介绍对象，说一个成功一个。你看馆里薛荔郭圆圆她们，都是我的大媒呢。说完就等着她的下文。韦蕊想，你既然给我说媒，却又等我开口，心里不由地哼了一声，我又不是嫁不出去，要你送什么人情？便说，自己还小，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郝阿姨只好直说了。

原来郝阿姨要给她介绍的对象是毛馆长的儿子毛小雄。

很多事情，韦蕊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

毛小雄是馆里录像厅的放映员，脾气很怪的一个年轻人。韦蕊记得，她第一天到群艺馆来上班，正下着小雨，一个蓄长发的男青年，样子很古怪地站在莲池边，衣服全湿了。韦蕊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了一张被雨水淋湿的瘦削而苍白的脸，一双呆怔怔的眼睛。后来她知道那个人就是毛馆长的儿子，平时他老爱挎个相机，可谁也没见过他的摄影作品。每到下雨天，他的病就发作了。据说他是个过于专一而伤心绝顶的失恋者，以至把脑子都弄坏了。因为抛弃他的女友，是市委宣传部刘部长的千金，另觅的新欢又是常务副市长的公子，毛馆长只好忍气吞声，替败下阵来的儿子包扎伤口。而毛小雄却是个有些血性的年轻人，据说他曾去向刘家小姐讨一个说法，他哪里知道，这种事情是怎么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后来他还

割了脉，幸而被抢救过来。这样的故事应该发生在一个旧时代的痴情少女身上。这是韦蕊听了这些逸事后的感觉。后来她看到毛小雄，总觉得他有一点特别。据说他脾气很怪，平时不大跟人说话，他放录像的时候，观众是不可以喧哗的，也许在毛小雄看来，那是对他劳动的不尊重。如果有人故意喧哗，他就会把录像停下来，把那几个人赶出去。遇上不买账的观众，争吵就开始了，有时还开打。在这方面毛小雄总是占不到什么便宜，别人老看到他鼻青眼肿的。后来，每轮到他放录像的时候，毛馆长就在场内巡逻，群艺馆的人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郝阿姨那天在离开书场的时候基本上是空手而归的。这是她早就料到的一个结局。韦蕊把那件事回绝得干干净净，却没有说一个“不”。她的表情居然是一点不动声色。郝阿姨第一次领教了韦蕊的厉害。这是后来毛馆长告诉她的。韦蕊当时以为，她拒绝了郝阿姨的说媒，等于把自己的一条路给断送了。毛馆长和毛小雄就在路的那一端朝她招手。原来毛馆长为她安排的一切都是有偿的。现在她再也不应该有什么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在书场里呆下去吧。

一个星期以后，毛馆长亲自找韦蕊谈话。告诉她，馆长办公会议已同意调她到文艺辅导部工作。

韦蕊很惊诧。她等着毛馆长说下去。毛馆长肯定要说条件的，或者肯定要说一些让她很难受的话的。可是毛馆长没有，他和她的谈话很简短。然后他把她领到文艺辅导部的那间大办公室里，大声宣布说给你们配了一位新同志，其实也不是新同志了，韦蕊么，大家应该认识的。她过去在工厂就是老文艺骨干，编导的歌舞还得过市里的奖。现在馆里派她来加强文艺辅导部的力量。等等。

大办公室里的七、八张脸都仰起来，但看不出什么表情。部主任薛荔，一个三十岁左右、蛮干练的女人，据说她能写诗，编导的小品曾经得过奖，主持节目起来，那种脱口秀，也是蛮厉害的，是个公认的才女。她欠了欠身子站起来，懒洋洋地说欢迎啊，眼珠子

在韦蕊脸上扫了一下。就那么一下，让韦蕊感到像鞭子甩过来似的。然后她把韦蕊领到靠墙角的光线昏暗的一张旧办公桌前，说你就坐这里吧。

韦蕊机械地坐下来，心里一下子乱成一团。

办公室里的人再也不看她了，各自做着案头的事。一部电话机则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

好像这里的人都不欢迎她。

倒是紧靠她办公桌的郭圆圆，对她客气一些。

她在书场的工作，被一位新来的中年妇女接替了，她姓应，人很瘦，据说有肾炎，是从歌舞团调来的。

现在她用不到去向毛馆长汇报工作了。她甚至没有理由去馆长室，也没有机会接触毛馆长了。有时难得在走廊里看到他的背影，想上去招呼，可是他已经进屋了。

她一点也不习惯，整天无所适从的样子。原来她和毛馆长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鸡头再怎么差劲，也比凤尾强些呢。

她突然一点也想不起要求调换工作的理由了，自己在书场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呢？

文艺辅导部的每个人都很忙，可你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他们都有自己的据点，自己的辅导单位，说走就走了。没有人安排她做什么，坐了几天冷板凳，她终于忍不住去找了毛馆长，可一进门，她看到薛荔和毛馆长挨得很近地在看一份什么材料，薛荔好像在解释什么，毛馆长则频频点头，然后他们都笑了起来。那样子在韦蕊看来是很亲昵的。

她便只好退出来了。

路过郝阿姨办公室的时候，她故意进去要了几只信封。顺便和郝阿姨说说话。郝阿姨正在忙着什么，没心思和她闲聊。郝阿姨好像已经忘记给她说媒这件事了。她感到无趣，好像自己是个多余人了。

说不定郝阿姨来给她说媒，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毛馆长并不知道。

这天吃过晚饭，她突然想到录像厅去看看。

原先她是从来不到馆里的录像厅去的。那里的观众大多是些外地民工，永远是闹哄哄的。她刚进门就看到毛馆长了，他正在帮着维持秩序。额头都冒汗了。于是她便迎上去，叫了一声，也帮着在门口收票。毛馆长说小韦你怎么来了？韦蕊说来看录像呀。毛馆长笑笑，说今天的片子是蛮好看的。

原来今天要放一部新片子，是周润发主演的，所以观众很多。自然，今天是毛小雄放录像，他正在蛮认真地检查机器。她随意地叫了他一声，他淡漠地点了点头。继续忙着他的。

现在韦蕊认定了，所谓说媒，都是郝阿姨一厢情愿，她还不是想拍馆长马屁吗？

过了一会儿录像就开始了。韦蕊紧挨着毛馆长坐了下来。她还是第一次和毛馆长坐得这么近。她只有这个办法了，她必须利用机会，把自己的委屈和想法汇报一下。她朝四周看了一下，发现人堆里还有几个馆里的熟人，心里便生起几分怯意。几次都开不了口，觉得今天真是选错了地方。这时候周润发突然被敌手打翻在地了，但他及时地朝敌手开了一枪，并且击中了要害，观众们一片欢呼。毛馆长显然看得很投入，周润发第二次被敌手打倒在地的时候，他的表情显得那么紧张，以至一把抓住了韦蕊的手。开始韦蕊吃了一惊，周围一片漆黑，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屏幕。毛馆长好像不是有意抓她的手的。他只是太投入了，随便抓到一样东西，给自己壮胆。他的眼睛瞪得那么大，恨不得冲上屏幕去助战似的。所以她的手没有动。任凭毛馆长抓着，他的手很大，瘦棱棱的，手心很湿。几乎把她的手包裹起来了。她的心怦怦跳着，偷偷觑了一下四周。不管怎样这总是一只男人的手啊，要是被别人看到了，像什么话？过了一会儿了，毛馆长还没有松开的意思，她便试着挣脱了，没想到毛

馆长一下子更用力地抓住她那只手，那种用力只是坚决的意思，并不粗暴。力气用得刚中带柔。她的脑子里轰地一下，这怎么可能呢？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毛馆长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以？！无论怎么说也太荒唐、太危险了。她甚至想，这肯定不是毛馆长的手。是不是搞错了？可是，真真切切的是毛馆长呀，虽然他的目光还是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但他的心思肯定转移到手上了。那只手突然变得温柔了，不再是抓而是握住她了。那种握其实还不是握，而是包容地、轻柔地抚摸。甚至他还腾出一根食指，极轻地一下一下地刮她的掌心，像微风不经意地拂过水面；又仿佛在悄悄地说，别怕，没人看见，这样玩玩不是蛮好、蛮刺激的吗？

这一刻韦蕊完全僵直地变成了一根木头。

就在闹哄哄的录像厅里，韦蕊完成了她身心的第一次崩溃。

第二章

她生来和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一遇到水，她的身体就变得格外轻盈，
在水里游泳，感觉就像在草坪上散步、
做体操一样舒展。

其实，在韦蕊以前的经历里，也遇到过这样尴尬的事。

那年她从一所幼儿师范学校毕业，按理要分到幼儿园去当教师。她的母亲，当时是街道居委主任，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她并不希望宝贝女儿成天做孩儿王，支持她这种想法是一位在电子器件厂当工会主席的同学，据说在中学时他曾经暗恋过她。他当然愿意为此效劳。当时的电子器件厂是名牌企业，生产的电视机一直出口到非洲呢。工人的奖金在全市所有企业里也是最高的。韦蕊便在母亲说服下，进厂当了一名广播员。

工会主席姓马，自然对她十分关照。她的广播室蛮清闲的，空下来就帮马主席抄抄写写。马主席经常到广播室来检查工作，总是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说话，嘴里散发着一股不太好闻的气息。马主席还喜欢把她和她的母亲比较，说起她们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好像他和她母亲在一起生活过。有时候一屁股坐下去就不想走。事情发

展到后来，就到了动手动脚的地步了。她回去向母亲摊牌，盛怒之下的母亲赶到厂里，就在她的小小的广播室里召见她的马同学，像打雷般臭骂了一通。之后，马主席和她说话，就比较注意保持距离了，但他的关照也连同他嘴里那不太好闻的气息一起消失了。再后来，马主席就老是找些事跟她过不去了。

穿小鞋的滋味，韦蕊一直是刻骨铭心的。

可是毛馆长不是马主席呀。凭良心说，她不反感他。毛馆长毕竟是搞舞蹈出身，男人到他那个年龄，难得有他这样潇洒的。毛馆长一点也没有发胖，说话的声音带着磁性，如果把方言切换成普通话，那简直就是孙道临配音的哈姆莱特。再说毛馆长从来都是很正经的呢。韦蕊终于冷静下来的结论，是把录象厅里那难耐的一刻冻结起来。她现在每走一步路，都离不开毛馆长指引呢。

她在走廊里遇到毛馆长了，她用坦然的目光望着他，连同她坦然叫他的语气。毛馆长点点头，他的很快的脚步声告诉韦蕊，他是很忙的。他很快地和她擦肩而过了。

快到五一节了。毛馆长决定亲自编导一个大型歌舞《大路颂》，据说毛馆长每年都要亲自编导一个舞蹈节目。这次，是市交通局党委的戚书记亲自来邀请的。省交通系统要进行文艺汇演，像交通局这样有实力的单位，不扛一个金奖回来，是说不过去的。据说，那戚书记有个美号叫场面，意思是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讲场面的，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不能丢场面的，反正交通局有钱。不要自己掏钱的场面，谁不喜欢呢？

毛馆长在会议上点名让韦蕊担任他的助导的时候，会场上特别静。韦蕊的心里一惊一乍，她感到众人的目光像箭一样向她射来。谁都知道，毛馆长编导的节目没有不获大奖的。谁做他的助导，谁也就跟着得奖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韦蕊便跟着毛馆长往交通局跑。他们这次编导的节目场面很大，光演员就30多个，道具费的预算超过了10

万元。毛馆长拍着胸脯说，这个节目不得金奖，他就只好跳楼了。

节目刚开排，交通局的领导就轮着一次次宴请他们，毛馆长其实不会喝酒，但他在酒桌上的风格却是攻击型的，所以他一上桌就屡遭围攻。那戚书记更是酒仙，喝起那白酒，像灌矿泉水。毛馆长哪里是他的对手？韦蕊在一旁替毛馆长着急，她倒是有酒量的，不知道是不是遗传的因素，她母亲能喝两斤白酒呢。

毛馆长总是很快就败下阵来。看着他不胜酒力的样子，韦蕊就主动替他代酒了。喝那种高度白酒，她只是感到口中有些辣，她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一共喝了多少，反正胃里有些发涨。

戚书记说毛馆长还带了秘密武器呀，怪不得这么凶。又说，毛馆长真好福气，身边有个代酒的，像我们，喝死了都没有人可怜呢。

此后每次宴请，韦蕊便要灌许多酒。她有些后悔，不该让大家知道她是个能喝酒的女子，倒不是她喝不了那么多，而是她觉得这样不好。戚书记开玩笑说，都说我是酒仙，其实，小韦老师才是真正的酒仙呢！

看得出毛馆长是喜欢她这样的。不过毛馆长一点都不外露。很深的夜里他们排完节目，一起走在灯火稀落的巷子里，她有些莫名地害怕，又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如果毛馆长突然伸出一只手，她敢拒绝吗？她不知道。但毛馆长什么也没有做。这样的夜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她甚至能听到毛馆长呼吸，那种有些粗重但很均匀的呼吸，并没有一点煽情的意思。她觉得她就像毛馆长手里拎着的一只包，虽然贴身地拎着，也就是拎着而已。偶尔想起那个录象厅之夜，就感到不可思议。是的，毛馆长这个人，有时像一口井一样深不可测。

有一天晚上排练得太晚了。韦蕊回到家，已是凌晨2点。她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钟。她胡乱梳理了一下，赶紧去馆里上班。进了办公室，部主任薛荔冷着脸问她，怎么这么晚才来？她说昨晚在交通局排练，一直到凌晨2点才回来。薛荔冷笑道，